

沈从文

寂寞寻梦人



王保生 / 著
JIMOXUNMENGREN

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
身后相识 · 静的品读 · 一切都来过
笔下的岁月 记得清清楚楚

一部真正走进沈从文寂寞的精神世界的评传
寻梦人的细致情感 参透或苦谏之后的人生境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寂寞寻梦人

王保生 / 著
JIMO XUN MENG RE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寞寻梦人：沈从文 / 王保生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087 - 4590 - 9

I. ①寂… II. ①王… III. ①沈从文 (1902 ~ 1988)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1315 号

寂寞寻梦人——沈从文

著 者：王保生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编辑部：(010) 66063028

网 址：www. shc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70mm × 235mm 1/16

印 张：17. 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 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楔子：真正理解百年不晚

第一章 凤凰童年

- 一、将门之后 / 003
- 二、在大自然中成长 / 006
- 三、在辛亥革命的日子里 / 009
- 四、在新的学校里 / 012
- 五、预备兵生涯 / 014



第二章 沅水流域从军行

- 一、清乡剿“匪”目击记 / 017
- 二、短暂的浪漫史 / 024
- 三、常德“打流” / 027
- 四、川东行 / 029
- 五、向新世界凝眉 / 032



第三章 古都寻梦

- 一、从会馆到“窄而霉斋” / 039
- 二、闯进文坛 / 045
- 三、早期创作风貌 / 050



第四章 黄浦江畔的苦斗

- 一、《红黑》碰壁 / 056
- 二、朋友情谊 / 059
- 三、湘西浪漫风情的展示 / 067
- 四、现实社会人生的绘真 / 074



第五章 蔚蓝色的海洋

- 一、欢乐与哀思 / 089
- 二、仗义执言 / 092
- 三、青岛期间创作一瞥 / 096
- 四、小说创作上自己走出来的路子 / 105

第六章 重返北平

- 一、“京派作家”中坚 / 121
- 二、在论争的旋涡里 (一) / 128
- 三、生命多方的艺术观照 / 138
- 四、《边城》及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复归思想 / 152

第七章 春城八年

- 一、南下纪行 / 165
- 二、《长河》论 / 172
- 三、艰难岁月 / 178
- 四、在民主运动中 / 181
- 五、在论争的旋涡里 (二) / 194
- 六、紧张的人生思索 / 205
- 七、无可奈何的创作危机 / 209

第八章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 一、重续“京派”旧梦 / 219
- 二、创作激情的再次勃发 / 222
- 三、在迷失的道路上 / 229
- 四、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 240

第九章 漫长的尾声

- 一、不能忘情的文学创作 / 254
- 二、丰硕的文物研究成果 / 267

后记 / 272

再版絮语 / 273



楔子：真正理解百年不晚

湖南凤凰县城，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城，一条清澈见底的沱江静静地
在城中流淌。距古城东约三里路的听涛山下，绿树掩映中，安葬着中国现
代文学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朴素、简单的墓前，矗立着一块一米九高的天
然五色石，石头正面镌刻着沈从文多次强调的两句话：“照我思索，可理
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石头背后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
充和撰联并手书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距墓
地不远的山下，还立着凤凰县人民政府1992年清明节立的一块墓碑，碑文
的最后一段是：“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
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宁、乡之勃兴、民之痛痒、
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沈从文的表侄，著名美术家黄永玉以其独特的风格，也在他的墓地立
了一块碑，上书“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从文少小
离家，在湘西沅水流域从军，后来又在北平、上海、青岛、昆明等地辗转
苦斗，为了家乡，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他用自己的支笔，为战胜黑暗暗
愚昧，为了更合理更美好的明天，笔耕了一辈子，他实际上是一个为理想
而战的士兵。他生于凤凰，从凤凰走向全国，如今魂归故里，他的骨灰撒
在了年少时嬉玩的沱江。15年后，也即2007年5月20日，沈从文的夫人
张兆和的骨灰也被埋在沈从文的身边。他们的儿子沈龙朱说：“两个患难
一生的情侣，一个只爱过一个最好年纪的人的沈从文，永远和这个最好年
纪的人在一起了。”沈从文一生遭受的误解、曲解太多，他要求公正、真
正的理解。张兆和先生陪伴了沈先生大半辈子，她在晚年扶病编辑沈从文
文稿时，沉痛地表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
解他……悔之晚矣。”如今他们都长眠在沱江边、听涛山下，在天国自由
的天地里，可以从容地倾诉，倾心探讨。时间是公正的，今日我们逐步有
了公正地探讨复杂思想和学术问题的条件，可以告慰饱经忧患的两位老人
的是，百年不晚！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和他一生的追求，正在世界和中国的
学界及读者中得到越来越多公允的理解。著名作家汪曾祺曾专门写了一篇
《沈从文的寂寞》，他把沈从文的寂寞与他坚持不舍地寻梦，他对理想的坚
守联系起来，认为“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
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寂

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沈从文的这位得意门生应该说是真正理解老师的。古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沈从文当然不是古代圣贤，但他却是一个充满爱心，善于思索、勤于思索的现代智者。因为人们对他的理想，对他的作品往往是褒贬失当，他不得不反复地要求人们：认真地倾听他的呼唤，真正理解他。但是要真正理解他这样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要有相宜的时代语境，要有时间，因此，沈从文的一生，只能是一个寂寞的寻梦人。让我们循着沈从文从凤凰诞生到成为著名作家的足迹，再次来认识沈从文，品评沈从文。

第一章 凤凰童年

一、将门之后

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之处，有一座叫镇筸（gān）的小城，因城北有座山，传说曾有凤凰来栖，又说此山形似凤凰，故而这座小城又有了一个极美丽而富于幻想的名字——凤凰。小城青山环绕，朝则薄雾笼青，暮则斜阳凝紫。从贵州流入的沱江从城北再折向城东，一湾绿水，曲折萦回。站在城东沱江河面上的大桥上，但见对面万寿宫重阁巍峨，气象庄严，宫旁矗立的七层砖塔精巧玲珑，宽阔的河面上晃动着白塔的倒影。夏日傍晚，戏水的儿童和来往游弋的独木舟，更增添了小城的诗情画意。沿河两岸多吊脚楼，一排排木桩支撑着临河而建的房屋，时不时可见有小女孩从那俯视清溪的“楼”上探身出来，从围栏上悬下吊桶，三晃两晃，吊上一桶清水。城内多飞檐翘角的古式建筑，走在那通向四面八方的光洁的石板路上，你会感受到一种古朴的情思，你会想到历史这一庄严的名字。

关于古城凤凰的山川形势和历史沿革，还是作者沈从文自己的书写更为贴切、生动，他在散文集《湘西》中，曾这样介绍自己的故乡，一个叫“镇筸”的地方：“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切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余苗寨，各有千总守备镇守其间。有数十屯仓，每年屯数万石粮食为公家所有。五百左右的石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石碉堡各用大石作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是一百八十年前，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到相当距离，在周围附近三县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暴动的边地苗族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石碉堡。到如今，一切不同了，石碉堡多数业已残毁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石碉堡，还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就诞生在城中一栋素净淡雅的宅第中。岁

月荏苒，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摧折，如今坐落在县城沱江镇中营街 24 号的沈家老屋，已成为修葺一新的沈从文故居陈列馆。从凤凰县委招待所的小山坡上走下来，绕过县体育场，左首一拐弯，经过不长的一段大马路，再右拐向一条不算窄的胡同，这就到了中营街。鳞次栉比的房屋，光洁的石板路面，皆显得古朴清幽。作为后学者，我们一走进胡同，就停止了一路上的笑语喧哗，大家仿佛都在寻觅沈从文童年的足迹，似乎又聆听到童年沈从文那双赤足拍打石板的声音。短短的石板巷道，载负着多少历史的分量！卸任将军的战马曾经从这儿威严地驰过，马蹄曾经敲击过这古老的石板路；走南闯北的将军之子，也在这条石板路上留下了军靴的囊囊声。但是今天最吸引人的，却是童年沈从文光着脚板拍打石板的声音。俱往矣，威严的马蹄声，沉重的军靴声，只有光脚板与石板亲吻的声音，今天听起来才格外悦耳，格外引人遐思。

沈家老屋是一座前后二进的房屋，大小九间，内有小小天井，总体布局显得小巧雅致。作为退职将军的府邸，这座房屋显得有些狭窄简朴，缺乏大户人家的气魄，既无宽大的厅堂，也无曲折的回廊，更无后花园之类锦上添花的设置。每间房间都不大，完全是一户中等人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由于是刚刚经过整修，两边的厢房里还没有什么陈设，但是二进右侧的正屋里响起了未来著名作家的第一道哭声，则是确定无疑的。陈列在进门右侧厢房里的一部分作家手稿和出版的作品，似乎在向每一个参观瞻仰者讲述着作家的童年、少年，描述着湘西美丽而神奇的世界，讲述着他的梦和他的幻想，倾诉着他对乡下人那种不可言说的温爱，以及他内心深处的沉痛和隐忧。站在这些出版于不同年代的著作前，时间仿佛把我们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我们将随着作者的描述进入另一个历史年代。

这座房子的建造者是沈宏富，他是沈从文的祖父。沈家原住在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考证，沈家远祖原是江西瑞州人，几经辗转，从贵州铜仁迁居湖南凤凰。黄罗寨周围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沈宏富的父亲沈岐山在村边搭一简陋的草棚暂时栖身，靠替人守山护林养家糊口。沈宏富身强力壮，每天上山打草，然后弄到城里卖给清廷绿营兵当马草。他秉性刚勇，不安于打草务农，总想出外闯世面。正巧当时太平军逼近湖南，地方吃紧，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于 1853 年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湘军。16 岁的沈宏富遂投奔乾州参将邓绍良，成为湘军一卒。在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拼杀中，有一支由凤凰子弟组成的英勇善战的箴军，那些出身于深山雾谷的寒苦山民，能吃常人难以想象之苦，骁勇强悍，拼杀不畏艰险，他们把杀敌立功当成改变自己命运的唯

一机会。统领这支军队辗转各地的是一群青年将领，原多以卖马草为生。他们在战斗中赤膊上阵，屡建战功，沈宏富后来擢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并赐号“才勇巴图鲁”。另一位凤凰人田兴恕，则实授贵州提督，为钦差大臣，督办全省军务。1862年田兴恕因杀法国传教士事件，被革职查办，沈宏富被任命署理贵州提督，时年26岁。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除了将田兴恕押往四川审理外，对与田兴恕关系密切的沈宏富也暗中加以监视，多方掣肘，致使沈宏富感到政坛险恶，因而心灰意冷，遂借口枪伤复发，请朝廷“恩准”还乡养病。1865年这个卖马草的山民之子，算是衣锦荣归，就在镇筵城中营造了一栋小巧的宅第，以便颐养天年，谁知不久枪伤复发，1868年去世，年仅31岁。

沈宏富没有子女，为了不使将门断绝烟火，沈妻张氏便做主，替住在乡下黄罗寨的小叔子沈宏芳娶了一个姓刘的苗族姑娘做二房，这个苗族妇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次子沈宗嗣即过继给沈宏富为子。那位苗族妇人不久即被远嫁他乡，因为当时苗族颇受歧视，凡苗民子弟，一律不能考文武功举，这对梦想再出一个将军的沈家，自然是难以容忍的。为了掩人耳目，还在黄罗寨近旁的树林里，为这位可怜的苗族妇人修了一座假坟。简陋的墓碑上刻着“故张老孺人之墓”。沈从文没有见过他这位真正的祖母，只是小时候随大人到黄罗寨边的这座假坟前磕过头。那位被迫与亲生骨肉生离死别的苗族妇人，从此杳无音讯，她带走了怨恨和悲愤，留下了一段让人扼腕痛心的故事。

沈宏富为他的后代留下了财富，也留下了一个进取的榜样。将军的威武和荣耀，成了沈宗嗣人生的最初一课。当他还是孩子时，沈老夫人便如数家珍般地对他讲述沈宏富的“丰功伟绩”，因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开始做着子承父业，将来当一名将军的梦。家里为他专门请了一位武术教师，舞刀使棒，练得一身武艺。他体魄健壮，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需的种种本色，沈宗嗣似乎都不缺少。1892年，沈宗嗣娶当地贡生黄河清之女黄英为妻。黄英生下一子一女后，沈老夫人就力主儿子去清廷绿营从军，以便在拼杀中立功，实现她的将军梦。于是沈宗嗣就穿上了清廷绿营军服，追随天津提督罗荣光驻守大沽炮台。

1900年，由于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兴起，西方八国联军乘机大举向中国进攻，炮轰大沽口炮台。6月21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沽口炮台失守，罗荣光自尽殉职，作为罗荣光身边一员裨将的沈宗嗣，在敌军包围中逃出，但带在身边的家中一份财宝，却尽数毁于战火。

大沽口一役，彻底轰毁了沈宗嗣的将军梦。他满怀悲愤地返回湘西镇

箴城。这一次返乡，促使了沈从文的诞生。

沈从文出生后4个月，沈老夫人——他的祖母病故了，这位盼望儿子当将军的妇人，不得不抱憾而终。

二、在大自然中成长

沈从文是沈宗嗣的第二个儿子，大哥取名为沈岳霖，他取名为沈岳焕。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早年曾一度跟随哥哥在军中生活，并到过北京、上海等地，懂医方，会照相，在当时可称是见多识广的女性，因此沈从文兄弟姐妹们最初的启蒙老师，全是由这位瘦小、机警又富于胆气的母亲担负的。从4岁开始，沈从文就一边吃糖，一边跟着母亲认识方块字。不久，妈妈又生下了第三个男孩沈岳荃，无暇再教他认字，因此沈从文就跟了两个姐姐去上学，女先生是沈家的亲戚，由于沈从文当时年龄太小，这段上学经历，在沈从文的记忆中，只留下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镜头。

沈从文正式上学的时间，是他6岁时。因为在家中母亲已经教他认了不少字，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在这间私塾里，他受的责罚较其他孩子少一些。但是爱动、爱问、爱到大自然中去，是儿童的天性，旧私塾的生活是那么刻板、枯燥，每天就是机械地识字和背诵，老师手执戒方或藤条，对触犯规矩或是背不出书的学生，不是打手心，就是按在凳子上打屁股。一辈又一辈的学子，都在这种手工作坊式的学塾里发蒙求知，儿童的天真和灵气，都被这种陈腐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给打掉了。儿童的反抗方式，除了给老师起个绰号，或是恶作剧地作弄一下老师外，最常见的就是逃学。童年沈从文也不缺乏这份勇气，一次逃学成功，就会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外面的世界千姿百态，眼、耳、鼻、舌、口五官全部用上，还是应接不暇。多彩的大自然，五光十色的市井生活，比死记硬背那些子曰诗云要有趣得多。一旦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私塾的课堂就再也拉不回来他了。逃学的结果必然是在学校和家里两方面受到惩罚。为了避免受到惩罚，这幼小的心灵也就学会了说谎，用编织谎言来对付老师和家长。沈从文的父亲为此大为震怒，有一次竟警告儿子，若再逃学说谎，便砍去他的一个手指。这位将军梦破灭了的父亲，对当时长得像个猴儿精的沈从文，仿佛早就看出他不是当军人的料，并不希望他去当将军。沈宗嗣在北方的军伍里混过，见过一些世面，欢喜京戏，对那些名角颇为崇拜，他希望沈从文去学戏，作谭鑫培。“他以为我不拘作什么事，总之应

比作个将军高些。”古人有父愿子偿的说法，沈宗嗣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比将军还要高些的人物，方可舒解自己郁郁不得志之心，而如今儿子却既学会了逃学，又学会了说谎，这自然伤透了这个军人的心，父亲的震怒自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像是放出栅栏的没有笼头的小马驹，无拘无束地在大自然的光色声音中追逐跳跃，再要把他们拘束起来就相当困难了。他们的心已经野了。家里埋怨私塾管教不严，于是又换了一个私塾。这个私塾离家较远，殊不料这反给沈从文徜徉大街，观赏人世百态提供了方便。迟到了，反正可以理直气壮地用路远作为借口。

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不必包绕偏街，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做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有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绗鞋。又有个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地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蹲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我还必须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样。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敷粉，涂色，一站许久。^①

他还可以到西城去看戴了脚镣从牢里出来挖土的犯人，去看郊外的杀人处，野狗正在争夺无人收尸的尸首。学校在北门，他可以出西门，又进南门，在河滩看上一阵杀刀的情景。老人们坐在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的那种娴熟自在，小孩子前倾后仰用手拉着风箱，铁砧上火花四溅的那

① 《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份专注和刚劲，都令人神往。其他如赤脚蹚水，捉蟋蟀，在河水中嬉闹，更是时令到时每日的必修课目。

逃学如被家里或学校任何一方发觉时，两方总得各挨一顿打。旧时私塾惩罚学生还有一套规矩：得受罚者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在家中的处罚则往往是罚跪一炷香的时间，但是这种责罚只能拘禁他的身子却无法禁锢他的心，他一面被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他会按照时令天气的不同，想到河中鳊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他忘记了罚跪，忘记了痛苦，神游在万汇百物之间，因而他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他觉得自己应该感谢那种处罚，使他无法同自然接近时，有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但是能在受处罚中练习想象力的人，就为数极少了，这也许是未来作家与非作家的一个重要区别。离开童年生活的记忆，离开丰富的想象力，就难以成为作家，古今中外许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谈。童年时代的沈从文脑海中总是跳动着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他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就绝不会满足于背书时朗朗上口，他希望探究书上没有的那些“稀奇”的知识：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把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当然不能从私塾老师那儿得到解答。实际上，大千世界的稀奇之处，对熟读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以及曾经醉心当将军的父亲，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寻找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了，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地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的刀割进它的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①

① 《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这里所说的，比之想象力来，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它要求有志于写作的人，从小就要培养一种独立地思索生活的能力，不能满足于人云亦云，也不能照“习惯”生活，要自主地到生活中去寻找答案，一种极为细腻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要在生活实践中锻炼出来。对各种气味的分别，对各种声音的辨析，未来作家不是像常人那样仅仅用鼻去嗅、用耳去听，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对大自然万汇百物的那种敏感，那份痴迷，正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潜入到他的头脑中，直待有相宜时机释放出来。

一旦对大自然和大千世界达到痴迷的程度，人们就不会局促在自己生活的狭小世界里。童年的沈从文当然只能在县城以及周围的山林溪水中嬉游，他无法超越年龄和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心，却随着绵延不断的青山，奔流不息的江水，飞到了更远更远的地方。镇筴这个石头围成的小城，已无法拘住童年沈从文的心，一种求知问难的渴望，一种不依傍别人，不依靠书本，独立去探索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的顽强精神，一切要自己看一看，要在对比中求证，对比中释疑的精神，已在他的心中滋长。

三、在辛亥革命的日子里

1911年秋，革命党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武昌首义成功，它的巨大冲击波很快扩散到全国，到了这年的冬天，地处偏僻山乡的凤凰城，也开始骚动起来，一场鲜血淋漓的战斗就要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年沈从文刚刚9岁。

由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是凤凰城中反清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因而沈从文得以从家中人进人出的神秘紧张情景中，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

他的大哥和弟弟被送到苗乡，大姐二姐则被送到凤凰城北郊长宁哨附近的齐梁洞。父亲问他：“你怎么样？跟阿蚨进苗乡去，还是跟我在城里？”

“什么地方热闹些？”

“不要这样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在城里看热闹，就留下来莫迁苗乡吧。”

沈从文自然愿意同爸爸一起留在城里。他一时走过仓库边看叔父磨刀，一时又走到书房去看爸爸擦枪。他不明白行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却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情快要发生。他兴奋地在屋子里四处走动，期待着杀仗一类“热闹”事情快些到来。

但是当沈从文一觉醒来以后，杀仗已经结束，起义军几乎全军覆

灭。由革命党人联络湘西各反清帮会组织以及苗族头领的这次起义，原来准备里应外合，由于没有经验，事起仓促，双方失去联络，攻城队伍只能孤军作战，起义失败了。沈从文看到的是父亲沮丧的脸，听到的是“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耳朵，七架云梯”之类的吓人消息。等到形势稍为稳定以后，他随同父亲到街上观看，于是在道尹衙门口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了许多人头，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以前他只是从杀仗故事中知道“人头如山，血流成河”，如今这种情景鲜血淋漓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了。他惊愕了：“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他心中的疑问，父亲也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

然而杀戮才只是刚刚开始，惊魂甫定的清廷官吏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来对付起义的民众，并且祸及手无寸铁的苗民。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捕人，只问一两句话，就牵出城外砍头。北门河滩上，每天必杀一百左右，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为了什么，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才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一个月下来，北门河滩上，已经是尸横遍野。

衙门里照例把这次民众起义说成是“苗人造反”，因而大肆杀戮就似乎理所当然，剿平苗乡，是清政府一贯的镇压之道。后来道台总算接受了本城有力绅士的建议，不要胡乱杀人，一切交给神来处置，于是把四乡捉来的“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的院坪里，在神前掷竹茭，凡顺茭、阳茭开释，掷得阴茭即杀头。天王在上，公理昭昭，把生死取决于一掷，似乎十分公平。开释者感谢天王的恩德，应死的则谁也不说话，一切都是天意，夫复何怨何恨？杀人者，被杀者，似乎都取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爱看“热闹”的沈从文，曾经跟随了押送犯人的士兵，到天王庙看犯人掷茭：

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茭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①

^① 《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

清廷的疯狂杀戮并没有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第二年3月凤凰城光复了，各处悬挂白旗，写个“汉”字，小城中官兵，算是对革命投降了。衙门与革命党人达成妥协，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那些双手沾满苗乡人民鲜血的镇守使、道尹、知县则可以安然离境。

一颗颗人头，一摊摊鲜血；外边跑来的官员带着搜刮来的金银细软安然离开，本地的绅士粉墨登台，这就是凤凰城这场革命给童年沈从文留下的鲜明印象。他好玩，爱瞧热闹，但他还爱思索，当他似懂非懂地看待人生时，这种疯狂野蛮的杀戮深深地刺痛了他，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知识的丰富，这种对滥用权力者的憎恶之情将会更加深沉。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辛亥革命在鲁迅笔下的情景。当年鲁迅31岁，正在故乡绍兴府中学堂教书，1911年11月4日，浙江省会杭州光复，绍兴的封建顽固势力立即摇身一变，扯起“革命”的旗帜，在11月6日拼凑成了一个“军政府”。鲁迅凭着他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立即觉察到这个由“旧乡绅组织的军政府”，“内骨子是依旧的”。^①后来浙江军政府的王金发率领队伍来到绍兴，鲁迅带领学生出城欢迎这支革命军。王金发组成了新的军分政府，开始时还能顾大局，听舆论，采取过一些革命措施，但没过多久，就陷入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遗老们“用了祖传的捧捧法”，纷纷“拜会”和“恭维”他，“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使他不久也“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②与沈从文那种朦朦胧胧地对滥用权力、残酷杀戮的憎恶不同，鲁迅的观察和思索更为清醒和理智，更为锐利深刻。他在为《越铎日报》写的发刊词中，及时告诫人们“桎梏顿解，卷挛尚多”，“专制永长，昭苏非易”，^③提醒革命者不要获得初步的胜利就昏昏然、懵懵然，需要继续“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它无力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④鲁迅亲身参加了这场推翻几千年封建王朝的伟大革命，他的感受和思索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故乡》《药》《阿Q正传》《风波》这些传世之作中，包含着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批判。童年沈从文弄

①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②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越铎〉出世辞》。

④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不明白的问题，鲁迅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凤凰城光复，革命算是成功了，沈宗嗣因为参与起义的密谋和准备工作，一时成了小城中的要角，家中许多军人来来往往，院子里坐满了人。全城人在天王庙开大会，昔日的县太爷站在一旁，沈宗嗣却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上演说。这个清朝政府的将门之子，又在清军绿营中混过前程，如今却站在了反清斗争的前列。时代毕竟变了。

但过不多久，沈宗嗣就因为凤凰举行的省议会代表选举中，与一个姓吴的竞选失败，心中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去了，同行者还有一个本地人阙祝明。他们住在杨梅竹斜街的西西会馆，组织了一个铁血团，准备谋刺袁世凯，因事机不密，被袁世凯的侦探发现，阙祝明被捕后当即枪决，沈宗嗣因正在戏院里看他崇拜的谭鑫培的演出，得到熟人报信，当即乘车逃出关外，在过去的熟人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处隐匿。后来他又改名换姓，在赤峰、建平等县混事多年，袁世凯死后才和家里通信。沈从文只记得父亲曾借人手写信回家，让典田还账，因此，爆发于凤凰城内的这场革命，对于沈家来说，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每年可收 300 石左右租谷的殷实人家，从此逐渐走向破落。

四、在新的学校里

辛亥革命后，作为民国的一种新的风尚，偏僻闭塞的凤凰也有了新式小学。1915 年沈从文进入城内第二初级小学，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七天照例还有一天放假，但是他照例上学放学时，或是爬上城墙，观看对河景致，或是绕了多远的路，去城外边街上看木工手艺人的劳作。半年后，又转到城外第一小学就读，新学校依山面河，房前屋后各处都是树，沈从文在这里学会了爬树、钓鱼，学会了采笋子、摘蕨菜，认识了 30 种树木的名称，认识了十来种草药，认识了许多雀鸟，他感到校外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多 10 倍。这个学校的四个教员中，有两个是沈从文的表哥，因此他想到什么地方去玩时，就请假，总是有求必准。看戏请假，钓鱼请假，甚至几个人到三里外田坪中去看人割禾，捉蚱蜢也向老师请假。到了夏天，游泳就成了这帮学生每天必修的“科目”，每到下午 4 点以后，满河都是赤光光的身体。家中不准沈从文去游泳，母亲的警告，他大哥沈岳霖的跟踪，都无济于事，在那些激流清水中，总可以看到沈从文翻腾嬉戏的身影。到了星期日，则是约几个同好，或是游水摸鱼，在水中一泡就是一天，或是到城外十里长宁哨苗乡场集，看集市上